

苏州花山之麓有木屋,名花山隐居,旧时楼榭也,气息和雅幽闲。院中有肥绿芭蕉一丛,萧散橡树数棵,蓊蔚板栗一树,别有其他百色花木披离,小池假山映带。庚子清秋借居其中一二日,夜间与诸友散步于院中,看月色清皎花山溟濛,听油蛉和金铃子在墙隅草角鸣嚶弹唱求其友声,日里委身草木之间,听橡实和橡碗穿枝擦叶扑啦啦落地声,看板栗的青蓬在革质叶片之中随风隐现低昂,恍惚以为回到了前世。

一个人的童年,在中年时回头来看宛若梦境,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前世吧。

前世我住在皖西南乡间的木梁瓦屋里,东头南窗前有一棵板栗,先祖手植于民国初年,比故居更年久,枝柯扶疏,伞形巨冠荫庇半亩有余。少小无知,自然不曾倚南窗以寄傲,倒是常常倚南窗以待秋风。秋风起,板栗笑我也笑。

乡谚云:七月杨桃八月楂,九月毛栗笑哈哈。

乡人所说的杨桃,不是南国酢浆草科肥厚多汁的杨桃,而是野生于深山老林的猕猴桃,夏历七月成熟,皮子黄褐果肉翠绿,玲珑而甘香,像木铃铛参差悬挂于藤条之上。采摘杨桃,得像猕猴一样柔身攀援于藤上,拽枝扯叶小心翼翼,那树底下,往往是深壑大涧蛇窝狼穴。

八月楂即预知子,其形与味均类香蕉,乡人谓之野香蕉,夏历八月间老熟时背部裂开,露出雪白的果肉,肉里布散着神似黑芝麻的种子。此物生长于高山之上云空青缈处,不易得,所以我虽然生于乡长于野,却并不曾亲眼见过,更未曾亲口品尝过,它于我,至今都像一个传说。后来见过别人拍的图片,除了颜色如土与香蕉不符,形状确实如同香蕉。思忖其学名预知子的由来,揣测可能是古人认为它开裂的模样,如同更古的古人灼龟占卜,由果皮

裂开的程度可以预知丰歉吉凶。

毛栗也就是板栗,乡野人家多植于屋前屋后院里院外,寻常得很,是本土的老品种,色泽金黄油润,生栗子脆而甜,熟栗子粉而香,是待客和搭嘴(乡语,意同零食)的好东西。江湖笑,笑藏刀;毛栗笑,笑如佛。九月的秋风一吹,毛栗的青蓬一个个咧开大嘴,灿笑如一尊尊弥勒佛,毛栗子或独或二或三或四躺在栗蓬中,仰头一望半黄半白,一树金玉富贵。秋风再一吹,枝叶索然,栗子纷纷落下,这泼天富贵于是散落一地,俯首可拾了。此时人在树下乘凉或者路过,那富贵往往会嗒嗒嗒落到头上,让人头皮一麻。无端被凿了几个栗子,被凿者非但不恼火反而眉开眼笑,赶忙低头寻找那蹦到石缝草窠里藏头露尾的果实。

从前乡下日子清苦,喜悦却容易得。

祖父黄昏时烧草木灰作肥料,待熊熊明火燃尽,往余烬中塞一把栗子,顺便塞几只刚刚从地里收回来的山芋进去,过半刻掏灰取栗,坚壳和栗衣已然煨烂,手一搓即脱尽,内里的栗肉半焦半黄,栗香又吸收了草木香,团团粉粉扑鼻而来,好吃得简直要人命。那山芋体大肉厚,难熟透,要待到翌日晨光熹微时方可取食,可以当早饭,也好吃得要人命。家里生火做饭,不待父母下指令,自告奋勇坐到灶下塞柴火,其实只为烤栗子,排一排用火钳夹着,放在火头上炙,耐心堪比人约黄昏后。

秋冬夜长,一家人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香港电视剧《霍元甲》和《魔域桃源》。扎着一对羊角辫其实尚且年轻的母亲不爱看电视,她在厨房用排刀丁丁当当斩栗子,锅里锅下塞柴翻炒一通,笑盈盈用簸箕端进西厢房来,一家老少分而食之,剥壳咀嚼之声与剧中哼哈打斗之声连成一片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欢喜记

储劲松



这一幕印象至深,以至许多年后看古装武侠剧,嘴巴里常有栗子香,下意识地吧嗒几下嘴巴,里面其实只有空气。

也不是家家都有板栗,国梅家就没有。但她父亲一直经营着一个碾米作坊,有钱。板栗熟时,她常来我家毛栗树下转悠,期待能捡到几颗掉落的栗子,实在找不到就拿钱从我手上买,一分钱两颗,或者两分钱五颗。初秋前后,天麻麻亮我就起来拾栗子,一颗颗积攒起来放到筛子里,晚上端到屋外沐星露,白天搁在橱柜顶上自然风干,不几日就壳干肉皱,隔着坚壳也能闻到一丝丝甜味。髫发之年,以为天底下最好的味道就是甜。但红砂糖白砂糖紧俏,须凭票购买,并且要起大早到县城百货公司门口排长队,一人一次还只能买一市斤。水果糖更是奇货,村里的阔佬家也只在过年时才有。于是直到念小学三年级以前,做梦梦得最多的,就是家里开了个代销店,店里的木架子上全是糖果,花花绿绿堆积如山,如漫天星斗晶晶闪耀。人穷志短,这也算是个例证。

毛栗树入夏开花,初时不过碧色一线,渐渐蓬开如白狗尾,晒干了可以搓成绳索点燃驱蚊虫。花落时结小巧如枫果的青蓬,细刺密布其上,我的眼睛自此吊在树上,连上课时也惦记着。有一年毛栗将熟,忽然风雨冰雹大作,自村小放学回家,看见一地青蓬,兴奋得无可如何。足足捡了一稻篓,穿着解放鞋用脚后跟一一碾开,白玉一样的嫩栗子得了上百颗,味道又清又甜如红菱。在栗子未熟之前,是不能动歪脑筋的,父亲敲在头上的毛栗子让头皮生疼,不是好吃的。当然,趁着家人不注意,我也

曾向毛栗树胡乱扔过石头,偶尔也能砸下一串。但这样的喜悦,到底不如一年一度收毛栗来得巨大。

某个夜晚,祖父对家里人说,明天早上起来打毛栗。他的音调放得很低,像是怕走漏了风声,引得邻里其他人家的孩子来捡拾。第二天天刚亮被父母喊起来,祖父和父亲已经各扛一竿毛竹上树了,哗哗敲打声中,栗子与栗蓬缤纷如雨下,大人戴着草帽负责捡栗蓬,小儿顶着斗笠只管拾“哈子”。哈子也就是与壳分离哈哈笑的栗子。家中早有成规,小儿拾的哈子不充公,归私人所有。栗子打在竹斗笠上,其声如鼓乐,至今思来,仍然引我入蒙昧无邪之境。

乡间的毛栗树最终被砍伐殆尽了,一起消失的还有曾经遍布田园的乌桕树,以及巍巍青山脚下、秩秩斯干旁边木梁瓦屋的老房子。老房子里住着我的前世,叶子像各色旗帜艳丽飘扬的乌桕树,以及九月风吹哈哈笑的毛栗树是前世的背景。今年暮春去泾县,在查济古村落见到一鞭清凌凌的溪水,见到数棵古老的毛栗树被严密守护作为村中盛景。在树下歇息时,清风自溪水中徐徐而来,想到清人的诗:炎荒万里客初归,前世邹阳梦岂虚。又想到西周的诗人说:维桑与梓,必恭敬止。叹惋久之。

在花山,诸友学小儿无赖,背着主人摘取毛栗数蓬尝新鲜。我捡了一片毛栗树叶,初时打算题句寄远,上写:花山月下的栗子树真好看。想一想太矫情也太煽情,也就作罢了。夕光中坐在石凳上,看他们拈石头锤栗蓬,雀跃顽皮,心中欢喜得很,仿佛前世的人和事今又来。

栖居小城,溽暑夏日,市声聒噪,楼影密匝,心中浮现波光帆影、烟柳农舍。一有闲暇,我便回家小坐,看望母亲。暮色里,聆听农人荷锄而归的谈笑声,村童唤羊吆牛声,亲情萦绕胸际。

古旧小院,树木光影如残雪,漏透而清凉,一片幽微情趣。暮色清凉而欢悦。院里填满鸟雀的喧闹和夕光的绚烂。夏日煊热,荷风轻飏,草香氤氲,菰蒲凝绿,蜻蜓沾花,其间把盏品茗觅清凉,每每进入“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”的诗化境界。

院里有口老井。木桶撞击井壁,声音空洞久远,有丝竹管弦之韵。碎砖堆砌的花圃里,栀子清芬,凤仙妖娆,靡芜散香,扑人衣袂。农具挂在檐口,昭示稼穡艰难。屋顶上,瓦松摇曳,瓦上生雨烟。

小村院院相通,鸡犬相闻,青砖黛瓦,水映屋脊。有耄耋老者和垂髫少年,就着桑木桌看闲书、下象棋,糊纸鸢。村姑结网,村妇裱裕褙,老翁搓草绳,渔姑拣鱼虾。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。

荷花盛开,菱盘泻绿,河鲜泼刺,叠翠涌波,层层远去,那种清幽雅致的水香,耐人寻味。青苇女子采菱采桑,采摘浓酽的乡情,弥漫着古典意蕴和浪漫风情。令人心一片清凉。

瓜棚豆架,夕光濡染,读明清小品,内心一片波光潋潋。纸围屏风,竹床石枕,一卷诗书,倚枕而读。藤蔓攀树,读书消夏。轻啜清茶,心如幽潭,脾胆魂魄皆冰雪,清凉之气漾出心底,品出悠悠夏韵和禅意人生。

犹记儿时院中纳凉场景,不禁莞尔。每至黄昏,我们便拧几



月光城 散文

一院清凉

高凤华

桶井水浇向院中皴裂的土地,细烟升腾。鸡鸭拍着翅膀慌乱躲避。然后搬出柳条凳,搭上竹床或木板。有时也会支上麻布帐子。井拔凉水,散发乡土气息的沁凉和甜津直抵肺腑。

晚风清凉,家人围坐,喂青螺,剥嫩菱,啃西瓜,嚼浆饼,其乐融融。西瓜或水瓜在井水里浸泡过,沁凉爽口。一刀下去,喀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

我们逮来蜻蜓放进蚊帐,蚊子被蜻蜓追得无处躲藏,束手就擒。或者把玩着装有流萤的玻璃瓶,轮流讲着鬼怪故事。伴随蛙鼓虫鸣,我们的梦境如天边一抹清远的月色。

我在老家,喜欢黄昏里邀二三布衣,院中小酌,把酒话

桑麻。我称上猪头肉,盐水鹅,猪耳朵,烧上丝瓜汤,腌上西红柿,炒个清水螺蛳。我们喝着冰啤,抽着烟,说着积郁已久的心里话。清风明月相伴,蛙鼓虫鸣萦耳,杯盘狼藉。

我喜欢到门前小桥上纳凉。吹荷风,听蛙鸣,沐月光,怀古今,愉悦而清凉。流水和桥影依旧,湮没了许多人和事,令人心有戚戚焉。桥上纳凉人少,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碗,边吃边聊。我和他们拉家常,谈农事。月光映水,迷离闪烁,恍入梦境。

心远地自偏,心静自然凉。人们享受着空调电风怡人的凉爽,却少却了乡风民情的濡染。菱荷菰蒲的滋润。去乡下小院觅清凉,守一份淡然,伴一缕乡愁,夏日诗意而从容。